

LUIS
SEPÚLVEDA
ÚLTIMAS NOTICIAS DEL S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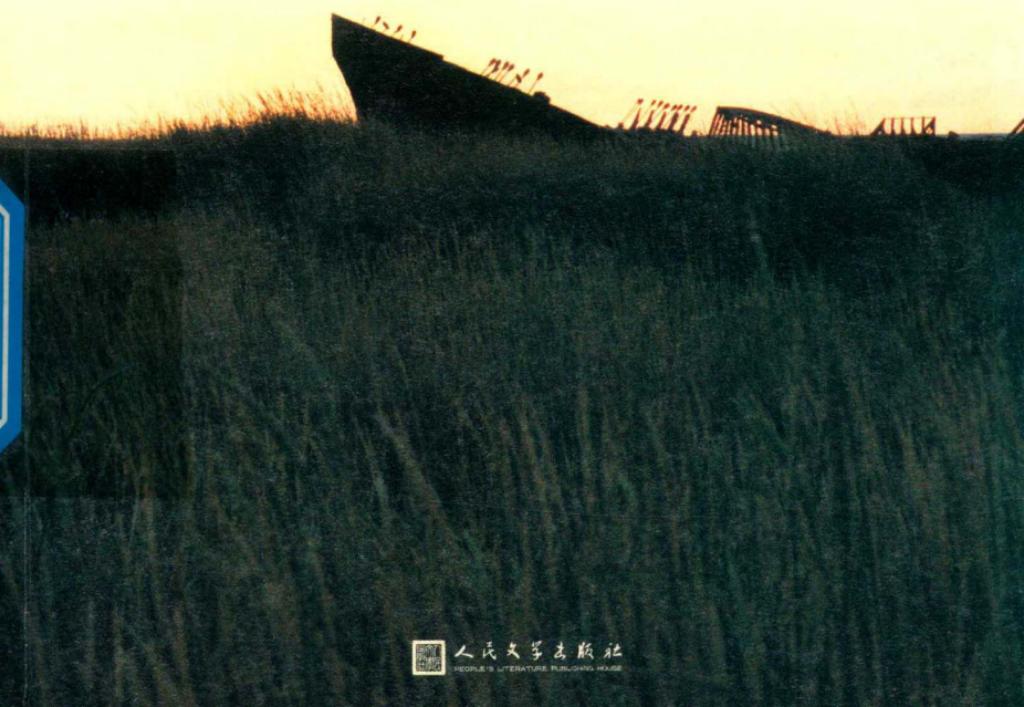
塞普尔维达作品系列

失落的南方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阿根廷)达尼埃尔·默琴斯基 摄影

轩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失落的南方

[View Details](#) | [Edit](#) | [Delete](#)

—
—
—
—
—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View Details](#) | [Edit](#) | [Delet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udy, please contact Dr. Michael J. Hwang at (319) 356-4530 or via email at mhwang@uiowa.edu.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LUIS SEPÚLVEDA

ÚLTIMAS NOTICIAS DEL SUR

塞 普 尔 维 达 作 品 系 列

失落的南方

(智利)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阿根廷) 达尼埃尔·默琴斯基 摄影
轩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5609

ÚLTIMAS NOTICIAS DEL SUR

by Luis Sepúlveda

Copyright © Luis Sepúlveda and Daniel Mordzinski, 2011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K.

Frankfurt,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南方/(智)路易斯·塞普尔维达著;
(阿根廷)达尼埃尔·默琴斯基摄影; 轩乐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塞普尔维达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3454-0

I. ①失… II. ①路… ②达… ③轩… III. ①游记—
作品集—智利—现代 IV. ①178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5207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6 千字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54-0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给我亲爱的兄弟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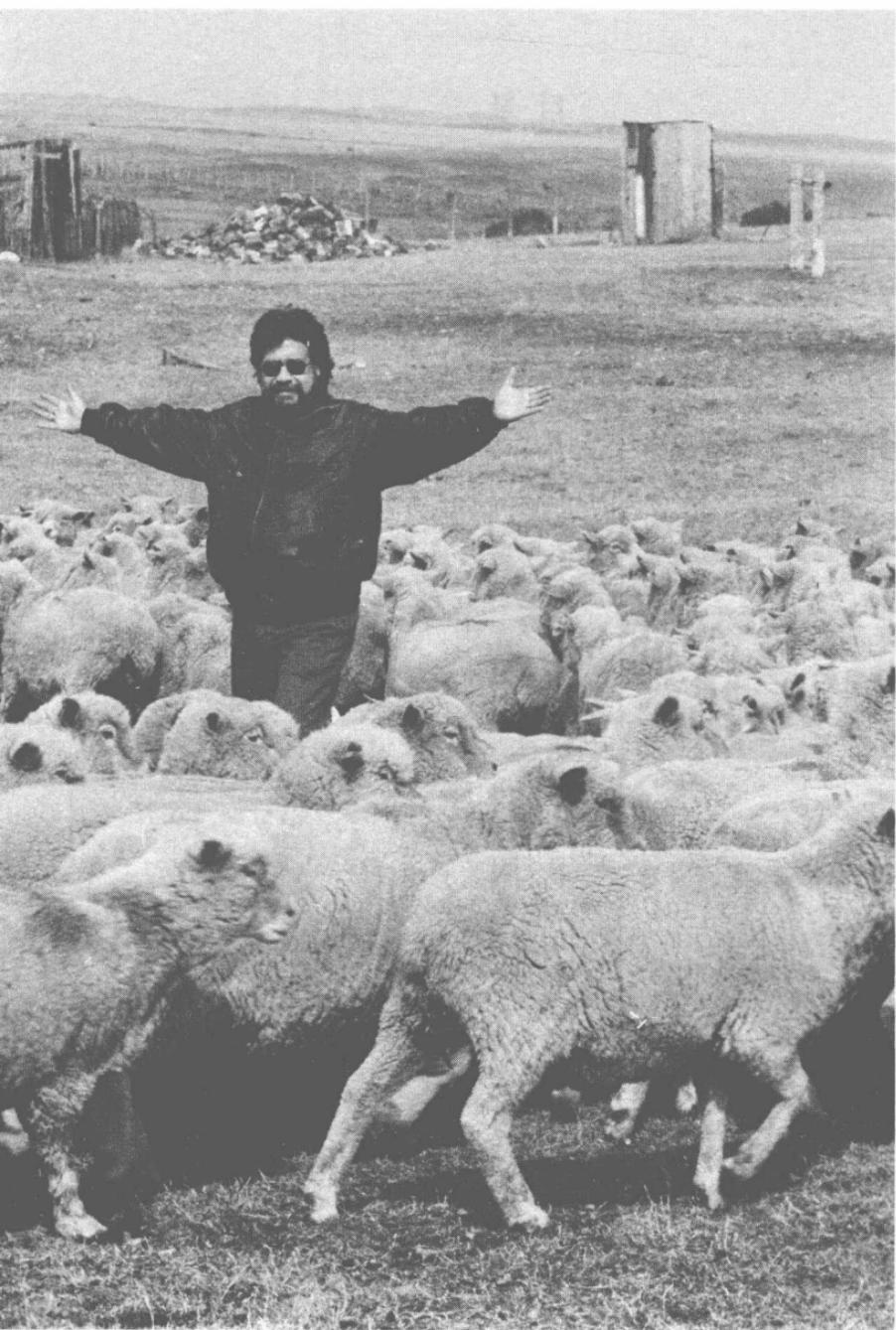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最后一次告别彼此。

一人继续向世界之南走，

另一人，往灵魂之南去。

给那些南纬四十二度以南的收留我们的好人。





关于本书

一九九六年的下午，在巴黎喝马黛茶时，我们产生了创作这本书的想法。我和达尼埃尔·默琴斯基，也就是我在随后整个旅途中的“伙伴”，想做些什么来超越长久以来把我们带向这个广阔世界、为各个杂志及报纸提供报道的图文互衬的合作关系，因为从前那些都是篇幅及图片数量有限的任务，而且在发表前常受犹疑的信念所束缚。

于是有一天我们奔赴世界之南，去看看为了那点儿报酬会找到些什么。我们的路线很简单：照常理，从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出发，自南纬四十二度，在阿根廷界内向下直到合恩角，再从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返回，直至奇洛埃岛。大约三千五百公里的路程，虽然路线很简单，但却免不了要碰上英国游客留下的痕迹，他们总要在旅程中去印证某个设想，如果它与他们所遇到的现实不相符，那么就是现实的错了。

我们也有个设想：两人可以在那趟旅行中跑完上述行程，但几乎所有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吃到的、喝到的都让我们迈不动脚，于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发觉自己连几百公里都没有走到，不过因为我们不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忘了那该死的设想。

回到欧洲的几个星期后，我的伙伴交给我按照工作规格整理的一文件夹漂亮照片，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说起那本书的事。我们在南方所看到的和经历的变成了与朋友聊天时的话题，他的和我的女伴对我们那段风餐露宿的背包客日子中的许多趣事都了如指掌，他的和我的孩子们也都认真地听过两个老旅友的讲述，也许正是他们促成了这件事走上正轨。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书的事，因为我的同伴知道，书是些很奇怪的东西，难以预见，有些故事偏爱在人们微醺的时候被讲出来，它们喜欢在叙述者的口中用千百种方式调试回转，直到某一刻，它们决定（也只有它们才能决定）变成纸上的文字。

我的书总是它们自己编排的，秩序随性、毫无章法，因为它们不想成为作者的回忆录，而想成为集体的记忆，它们一点一点书写，仿佛最美好的人拼尽全力所捍卫的纯净而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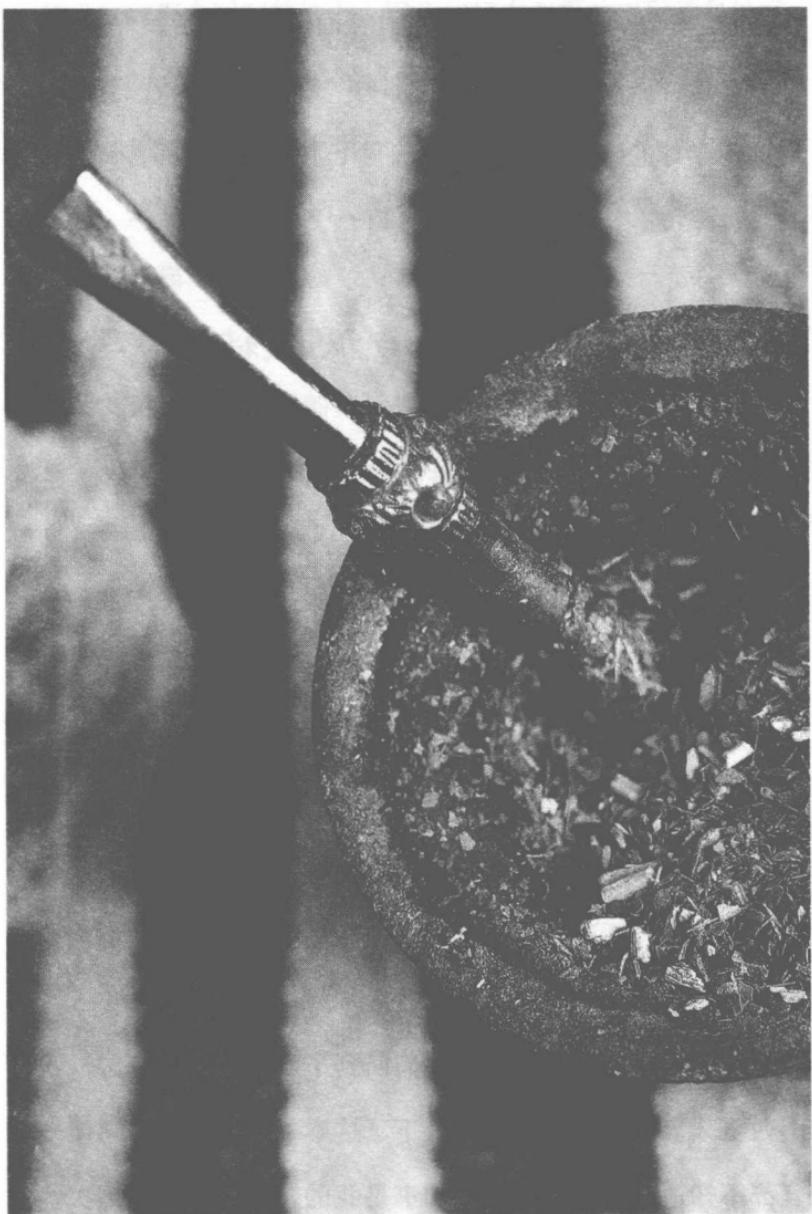


洁的空气。

接下来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确实地，被不可避免地失落了的事物的气息、被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①口中的“遗失事物清单”所围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付出的残忍代价。当我们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没有指南针，也不要任何花样地走在路上时，总将同样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惊人的命运转轮让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②的诗中所说的“野蛮人”。他们的梦一度令人恐惧，于是人们拖垮了他们，把他们抛向了极偏远的地区，并决定将他们幽禁在那里。然而，尽管如此，他们的梦仍令当权者们睡不着觉，后者警惕着“野蛮人”归来的危险，这种威胁成了他们的心魔。于是银行发布命令让“野蛮人”丧失了信用，三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合写出关于“野蛮人的愚蠢”的书。而“野蛮人”却用种植林木的方式回应，他们想象着另一种可以替代主流制度的去人性化特征的可能性，并为了

① 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1943—1997），阿根廷作家，一生从事新闻工作，著有《悲伤、孤独和最后的人》等作品。

② 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1863—1933），希腊诗人，长居亚历山德里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蒂斯称他“与艾略特并驾齐驱”。



在活着这个动词之外活出些别的什么而经营着生活。

就这样，我们和他们，和那些“野蛮人”喝着马黛茶，看到南半球的曙光用迅捷的笔法写下了卡瓦菲斯那首诗的最后几行诗句：

可是已经入夜了，那些野蛮人还没有到。

一些刚从边境过来的人

说野蛮人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了野蛮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些人曾经是一种答案。

书真是奇怪的东西。在四年前它就决定了自己的样子，当时我们正坐在一架单薄的随风飘荡的小飞机上飞越麦哲伦海峡，飞行员咒骂着阻碍他看到着陆跑道的云雾，方向已是荒谬的存在，那时我的同伴说，就在底下，有一些我们需要的故事和照片。

的确，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回到了欧洲，他回法国，我回西班牙，又一次地，我们放下了这本书的事。我的同伴一直都不知道，这本慢慢写成的书是我的避难所，是我每次感

觉良好时都会回归的地方，因为记忆中幸福的旅程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觉得终稿已经完成，是说再见的时候了。没有什么比一个人为喜欢的一段故事或一系列故事画上句点更艰难。这是最终的告别，再也不会回到那些渐渐获得生命的书页的幸福中去了。

这本书诞生时是两个同游伙伴的游记，但是时间、经济形势的巨变和胜利者的贪婪将它变成了一本滞后新闻的集子，一部关于已消失地区的小说。我们见过的所有事物都不再是此前所见的模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在世界之南见证一个时代终结的幸运儿。那是成为我的力量与记忆的南方，那是我用尽爱意与愤怒紧紧抓住的南方。

这些，就是《失落的南方》。

目 录

001	关于本书
001	在路上……
007	ANAYA ENEA
022	我的回忆之心
033	塔诺
047	醉鬼的故事
066	奇迹女士
081	治安官
103	“巴塔哥尼亚特快”的最后一段旅程
132	小精灵
149	巴塔哥尼亚的高乔人
164	世界尽头的电影院
183	感谢

在路上……

我们上路时并不知道那一年朱丝贵竹开花了。这样的情
况出现，一个世纪里也不会超过三次，因而格外应当去探看
一番。朱丝贵竹是一种安第斯山竹，生长在山间深谷中。它
扛得住风雪，禁得住南方漫长寒冬的凛冽和短暂夏日阳光的
酷烈。竹竿高度通常可达数米，坚硬而强韧，叶子的淡绿颜
色里满是山地的喜悦。

巴塔哥尼亚的第一批居民用朱丝贵竹竿撑起原驼皮来搭
建他们的茅屋或帐篷；在欧洲人征服美洲时期，他们也用它
制造过阻挡了多个侵略军骑兵部队的长矛；而后到一八八〇
年，当大批移民开始来到南半球的土地时，英国媒体强调的
不是那个世界脆弱的美丽，而是它的经济潜力，依附在“悲
哀的消灭野蛮人的需要”上的经济潜力，于是那些竹竿长矛
与弓箭、投石索又重新投入了对侵略者的战斗，然而这一次，

它们被篡权者的子弹和讼棍风格的狡辩击垮了，这些篡权者觊觎着自己永远不会热爱的土地，觊觎着会养肥欧洲银行家的财富，觊觎着历史仍旧没有开始评判的声誉。

巴塔哥尼亚的印第安人与朱丝贵竹保持着绵长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用处良多，同时也因为它悲剧性而又信实可靠的神谕力量。每一次朱丝贵竹开花，充满苦痛与毁灭的时日便要到来。它的花朵呈浓烈而有预示性的红色，特维尔切人会依看到它开花的次数来算自己的年纪。谁若是曾不止两次地见过这奇观，那他一定可以坐在炉火旁讲出许多故事。

今天，巴塔哥尼亚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特维尔切人^①和马普切人^②。他们执拗地守着自己的尊严，决心不再做给游客提供消遣的民族版图上的可爱小细节，是艰辛的生存者。他们沿安第斯山脉两侧生活，拥有惊人的依记忆传承的坚忍文化。其他的民族已经向没有任何人能确定其后果的一种进步的规则屈服了，学者在偏见和猜疑的窥视下收集了回忆与见证，然而在那些民族中，连这样的回忆与见证都几乎没有留存下

① 特维尔切人，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和潘帕斯草原上原住民族的统称。

② 马普切人，居住于智利南部及阿根廷西南部的讲马普切语的原住民族统称。